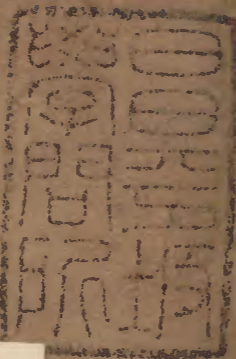


西峯宋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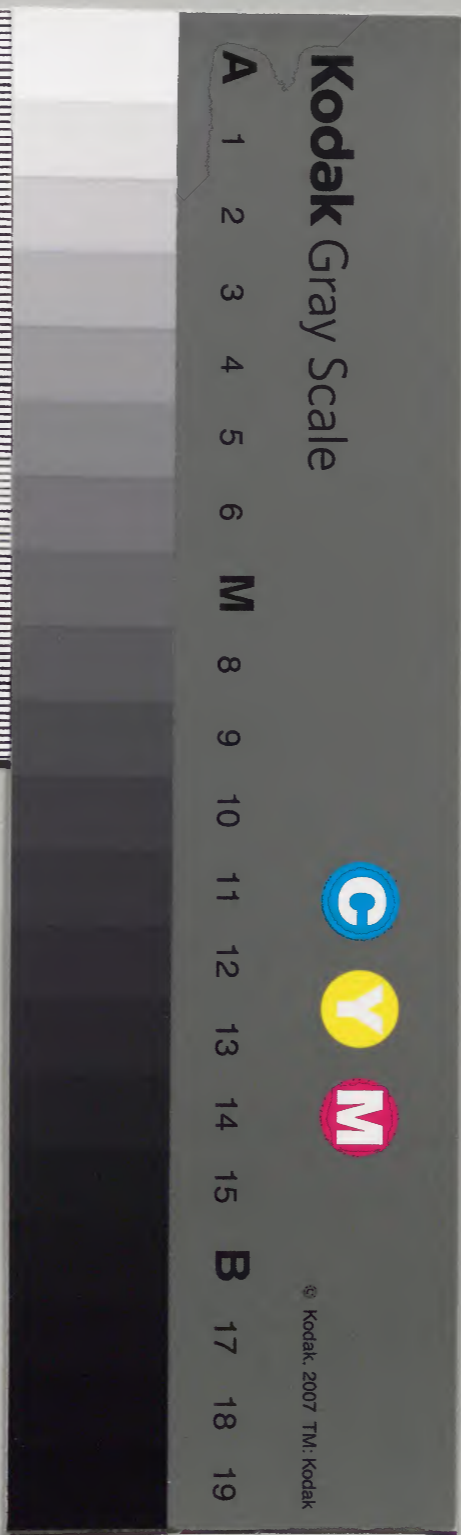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七	九	類
七	一	九	號	
五	八	一	函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漢
九	四	書
七	九	
一	五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9
冊數	5	( 4 )
函號	299	71

儒家辛一號

十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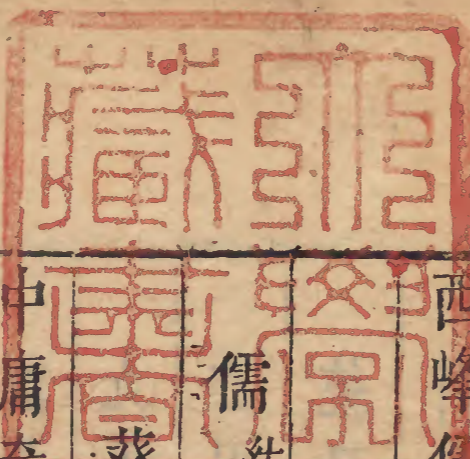
西峰儒藏草文庫

儒統系

蔡子 諱元定字季通學者稱為西山先生

中庸章句序註

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繇道心則形氣善  
不繇道心則恐局于形氣而為惡形氣猶船  
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縱之行有時入於波  
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舵以運



後學曹學佺謹輯

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

顏淵問爲邦節

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爲子而天開於子次會

爲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爲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開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然

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雒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雒書蓋大傳旣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天錫九疇九宮之數如戴九

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  
之象也若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雒書  
託言出於希夷旣與先儒舊說不合又引大  
古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  
並無明驗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  
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有二也故  
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雒書而  
已逆與之合大禹但據雒書以作範則亦不  
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其所以然者何  
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然不特乎  
此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  
六十且各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  
究於六十兩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  
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老少皆爲六十者  
無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叅同太乙之屬  
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  
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  
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

圖雖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  
範其原出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尙其  
占與莫太平著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  
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也

一動一靜之間者易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  
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  
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者易所  
謂八卦也又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陽者動  
之始陰者動之極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

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乾太陰爲  
月兌少陽爲星離少陰爲辰震是爲天之四  
象靜者爲地地有剛柔柔者靜之始剛者靜  
之極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  
剛少柔太柔爲水坤太剛爲火艮少陰爲土  
坎少剛爲石巽是爲地之四象

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爲一節揲  
左爲二節歸左奇於扞爲三節揲右爲四節  
歸右奇於扞爲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

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爲三十日爲再閏再扞而後掛者再扞之後復以所餘之著合而爲一爲第二爻再分再掛再扞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爻不可不掛也或曰揲著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五

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去其初掛之一何也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也生著以分二掛一爲體揲四歸奇爲用立卦以奇數爲體策數爲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又曰第一揲掛一以四十九其奇一也第二揲非四十四則

四十第三揲非四十則三十六不復有奇矣  
其卦何也曰人與天地並立爲三天地非人  
則無以財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  
人極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卦  
者又因天地以爲用也

無虐筮

進其行者進於皇之極也

曰貞曰悔

內卦曰貞貞者事之幹也外卦曰悔悔者生

乎動也六爻不動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見  
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有動爻者以遇  
卦爲貞之卦爲悔見國語

庶民惟星

王卿士師尹其得失驗之於歲月日若庶民  
之得失則在君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  
此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  
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日  
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

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  
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日之所  
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  
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爲旱移而西  
南入于畢則多雨爲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也蓋民之安否省之于星星之風雨本  
之於月月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  
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旣徵於貌言視聽思又  
以所職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  
參之於星于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  
之周旋而不敢忽也

朱子語錄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  
皆取正於極而極星不在其上何也某無以答  
後思之只是背坐極星便北而南則無定位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  
闕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  
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



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處多今樂用清處多蔡季通謂今俗樂黃鍾乃夾鍾

季通說盡心謂聖人此心才見得盡則所行無不盡故程子云聖人無事於力行

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踈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

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先生云當初造曆便合併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

先生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傍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完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日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炤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炤也

黃瑞節曰按蔡氏一元消長圖以本書約之也今詳本書日甲一位爲一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一元總數也其所以得一元之數者繇十二會積之也月子一位爲一會該一萬八百年至月亥十二位爲十二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屬上日甲統之也其所以得十二會之數者繇三十運積之也星甲一位爲一運該三百六十年至三十位爲三十運該一萬八百年屬上月子統之過此屬月丑統之其所以得三十運之數者繇十二世積之也辰子一位爲一世

該三十年至辰亥十二位為十二世該三百六十年屬上星甲統之過此屬星乙統之蓋繇世積而為運運積而為會會積而為元即繇時積而為日日積而為月月積而為歲也邵伯溫所謂一元之數在天地之間猶一年是已然邵子此數何從而知其始何從而知其終耶善乎西山先生之言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故曰堯得天地之中數斯言何謂也蓋堯之時在日甲月乙星癸辰

中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後以上為六萬一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中數也堯而後可逝而推矣

蔡淵  
字伯靜西山先生之長子也學者稱曰節齋先生

河雒圖數

河圖數偶偶者靜靜以動為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是故易之吉凶生乎動蓋靜者必動而後

生也雜書數奇奇者動動以靜爲用故雜書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是故範之吉凶見乎靜蓋動者必靜而後成也

乾元亨利貞

卦者掛也原事物之始要事物之終以爲質也爻者效也效事物之時而動也

卦統乎爻四德行乎六位

潛龍勿用

初位也九爻也初二三四五上爲位之陰陽

九六爲爻之陰陽二氣消息自下而上故畫

卦自下而始潛象初龍象九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剛健中正而純粹精者惟九五足以當之兼用六爻以發揮其義者欲旁通以盡乎事物之情耳

陰疑于陽

十月爲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生之理無頃刻而息一陽雖主於子而實始於亥十月

之陽特未成爻耳聖人爲其純陰而或嫌於無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月爲陽月者蓋出於此

小往大來吉亨

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在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往者已去則來者當時大來則陽當時用故吉亨

內陽而外陰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健順德也乾

若太極之動故釋彖不言陰陽剛柔成三質故以剛柔言泰否交不交氣也各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不交則質著故兼以剛柔言餘卦各滯乎物故不言陰陽止言剛柔健順又曰上下指君臣言天地君臣其位已定所交通者爲氣與志耳

彖曰否之匪人

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蓋泰否二卦皆具乾坤之體也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

言剛柔繫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  
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

同人于郊無悔

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雖在卦上猶未出乎卦  
也故止曰郊

九二大車以載

大車二也載五也剛健居中應五故有大車  
以載之象

大有上吉

大有一柔五剛故以柔爲一卦之主而衆爻  
皆于五助義初以遠五而有艱二以應五而  
無咎三以公位而用享于天子四以能謙承  
五而無咎上以近五而獲自天之祐也

彖曰謙亨

下濟而光明艮也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彖  
曰其道光明謂艮陽止乎上陰不得而掩之  
故光明卑而上行坤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而聖人制作又當隨天下之時禮樂法度始於伏羲成於周者豈聖人智慮存所不及哉此隨時之義所以爲大也

至于八月有凶

臨與遯反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剛柔皆變臨盡消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

澤上有地

教思無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無疆地之澤之象也

山附於地

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剝上者成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功也  
反覆其道

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爲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

西峰儒世

不言只而言日者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

良馬逐

凡剛進而上遇柔則利遇剛則不利如大壯之四曰藩决不羸大畜之三日良馬逐皆前遇乎柔也大壯之初曰征凶三日羝羊觸藩羸其角大畜之初曰有厲利已皆前遇乎剛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五當位二不當位故五爲勝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爲勝王用出征有嘉

以剛居上處離之極剛明可以及遠故用之出征則有嘉美之功

貞吉悔亡

四當心位不曰感其心者感通之道如天地聖人無不感通者亦惟此理之公無係於物



云爾有心則拘矣故不言心

恒卦

上篇首乾坤言天地氣化之道下篇首咸恒言男女形化之道氣形之分雖有兩端究其所自則一原耳形化卽氣化也使形化或息氣化不復作矣積土之草木聚水之蟲魚皆自然而生者也安見爲氣與形之別

田無禽

四爲震體而處位不中好變者也以好變之

念慮浚恒之初必不能恒有也故曰無禽

上九肥遯無不利

遯者陽避陰君子所以遠小人貴速不貴遲貴遠不貴近上九去柔最遠高而無應剛而能決遯之速者也故無不利

肥一云蜚蜚者飛也爲速之義

明夷于飛

曰飛曰行曰往皆進之謂也曰垂翼曰不食曰有言皆傷之謂也言當明夷之初進而有

傷也取上獨遠故傷者淺  
 遇雨之吉  
 睽乖之時疑而難合然在柔為尤疑二與五  
 應而五柔故必待噬膚而二遇巷也三與上  
 應而三柔故必待其天且剽而上遇雨也獨  
 初與四皆剛故其相遇有不待刑者然初有  
 喪馬勿逐見惡人之戒蓋居睽之初而四非  
 正應故初宜緩其接之道而四乃交孚也  
 剛柔之際

際謂交際柔居解初入坎尚淺而承剛應剛  
 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者也故曰義無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  
 元龜有國之大寶言益之大也弗克違者不  
 求而必至之意故元吉  
 有孚惠心  
 上以有孚而順下之心即洪範所謂皇建有  
 極用敷錫厥庶只者也下亦以有孚而順上  
 之德即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也

西  
些  
傳  
痛  
象曰貞吉升階

萃者澤聚於下故九五志未光升者木升於上故六五大得志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

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萬物出乎震

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爲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氣無物不行物無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有漸不能遽遍乎物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氣流行之漸萬物生成之功也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滿三者之義互言之耳是雖有三又足以見其未嘗相離之義也  
震爲雷爲龍

陽動於下故爲雷陰陽始交故爲玄黃陽氣

始施故為專萬物畢出故為太塗動故為决  
蹀氣始亨故於馬為善鳴陽在下故又為鼻  
足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顛的白也而顛在  
上也詩所謂白顛傳所謂的顛是也剛反動  
於下故於稼為反生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  
為健

巽為木為風

為進退不果者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也

離為火為日節

內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  
為日陰麗於陽則明故為電剛在外故為甲  
冑為戈兵中虛故於人為大腹火熯燥故為  
乾卦外剛內柔故為鱉為蟹為羸為蚌為龜  
中虛故於木為科上稿科空也木既中空上  
必枯槁矣

淵按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  
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  
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為萬化之原而於易之

一字但日爲易書故太極圖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以其無樞紐根抵之形實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底也而太極本無極者以其爲天下之樞紐大根底而初非有樞紐根抵之形也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理也周子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是其無極之說實有得於太極之一言者耶

蔡沈

字仲默西山先生季子也學者稱曰九峯先生

君子依乎中庸

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塗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乎

季路問事鬼神

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雜書體方  
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  
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  
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  
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分殊非深於造化  
者安能識之又曰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  
乎偶雜書非無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  
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  
能孤迭運者不可窮天地之形四時之行人  
物之生萬化之疑其妙矣乎

詩言志歌永言

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之必形於言故曰  
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  
言既有長短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  
永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  
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  
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  
而不亂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

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所謂律和聲也

十月之交朔

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

皇父卿士蕃

周公爲冢宰食邑於畿田畿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也

樂記篇註

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繇陽來禮繇陰作卽以爲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爲二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真有二物也禮樂亦止是一理禮之和卽是樂樂之節卽是禮亦非二物也善觀者旣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二又知夫

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一。則達禮樂之全矣。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始終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

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左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無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



西學傳疏  
三  
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類充之而知其  
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  
屈信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  
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  
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  
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  
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  
之機軸也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  
也氣之消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  
萬物者莫疾於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象以偶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  
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  
中正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  
物不兩大也數者動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

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為體體復為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生化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究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

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為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蓋冬至二卦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

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  
變而偶者也變之偶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  
者不能以該乎物奇偶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  
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  
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  
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卽知物也知始  
卽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雜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

五行備焉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  
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  
者五行之叙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  
具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  
書所謂相爲經緯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  
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  
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兩以潤之暘以燠之  
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

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  
故能爲偶

天下之數九而已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  
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  
皆一也

數繇人與數繇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  
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  
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  
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  
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  
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  
用其大矣哉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  
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  
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  
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

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偏陂反側云

朱文公夢奠記

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卽與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書數十條及時事甚悉精舍

諸生皆在四更方退止沈宿樓下書院且三日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四日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陳履道載酒飲于新築亭基時溪東山間有獸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禍然聲未常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五日先生在樓下臟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餽先生却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籍時相

之勢凶熾可畏百姓甚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  
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  
久心與理一初六日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  
騰寫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下隨入  
宅堂自是不能復出樓下書院矣七日先生臟  
腑甚脫文之文之名楚文公仲子自五夫歸八日精舍諸  
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  
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着  
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武陳器之葉

味道徐君甫方伯起劉成道趙唯夫及沈與范  
益之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病勢一般決不能  
起沈答曰先人病兩月餘先生方苦臟腑然老  
人體氣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生之病實與  
先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泄瀉不止  
先人初亦因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陵病  
革時嘗作先生書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  
丈伯崇書託寫禮書且爲冢孫擇配又作直卿  
丈書命收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敬之

文公書又批與敬之早歸收拾文字且嘆息言  
季子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命沈簡巢氏  
病源劉擇之云待制脉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  
定把得如此分曉九日五更命沈至卧内先生  
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命坐若有所  
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諸葛德裕來命無語  
所欲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復來問病  
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傳如何先生  
搖首益之云用儀禮如何先生復搖首沈曰儀

禮書禮參用如何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  
筆寫示左右以手板托紙進先生執筆如平時  
然力不復能運少頃置筆就榻手誤觸巾目沈  
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足邊先生上下  
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合氣自漸微而逝午初  
刻也是日大風破屋左右梧栢等大木皆拔未  
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稻木壞者歟嗚呼  
痛哉先生平年脚氣自入春尤甚以足弱氣痞  
步履既艱刺痛間作服藥不效先生謂沈曰脚

氣發作異於常年精神頓衰自覺不能長久閏  
二月俞倅聞中自邵武赴延平過考亭薦醫士  
張修之張至云須畧攻治去其壅滯方得氣脉  
流通先生初難之以問劉擇之擇之蓋素主不  
可攻治者叩其用藥擇之曰治粗人病爾此豈  
所宜張執甚力擇之不能屈先生亦念此病恐  
前後醫者止養得在遂用其藥初製黃芪罌粟  
殼等服之小効繼用巴豆三稜莪朮等藥覺氣  
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而大臍  
又秘結先生存服温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  
不止矣黃芽歲丹作一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  
故嗚呼痛哉先君歿春陵時謂沈曰先生老矣  
汝歸終事之未逾年而先生亦歿數奇命薄學  
未有聞而父師俱往抱無涯之悲飲終天之恨  
幾何不寤苦而遂歿也嗚呼痛哉

蔡模

字仲覺九峰先生之長子也學者稱  
日覺軒先生

學而第一

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事

西峰齋藏

蔡子

三



耶朱子首發明學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  
子入太廟

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明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未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

子語魯太師樂

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皦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太師而可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  
始吾於人也

學者誠能立志以自疆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者莫先乎立志  
加我數年

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

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  
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  
於學易也不敢怠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  
也大過謂何曰有心有心即文過文過即大  
過也無大小以存心爲大小者乎  
仁遠乎哉

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爲故夫子以工夫之  
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  
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

緇衣羔裘

按邢氏云中衣外表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  
上必用布衣爲禡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  
視朝之服也素衣麤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  
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黃衣狐裘則  
大蟠息民之祭服也  
去裘無所不佩

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凡席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用佩左佩紛衮刀礪小鐫金遂右佩珉捍管籥大鱗木遂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于事父母之時爾紛衮拭物之巾也礪磐石也鱗如錐以象骨爲之鱗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

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箏

彊也帶刀鞞也木燧鑽火也

由之瑟升堂入室尚主鼓瑟而言非注指學問也子路但知瑟之主義未知義中有仁爲微妙處

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克已復禮爲仁

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爲

仁卽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着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

鄉人皆好之節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皆好皆惡之間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爲君子則不善曷嘗惡之耶

好仁不好學

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其進銳者節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氣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

獲不辨意廉可寡之對故具其夫也欲不言  
 其幾幾其幾五亦廉盡之辨也言其幾之  
 其幾幾昔潛  
 映順其蕭蕭矣  
 此皆不期而至而忽然而然也然則此亦非以定其

西峰儒藏工

後學曹學佺謹輯

儒統系

黃子

諱幹字直卿長樂人學者稱為勉齊先生

古之言性者多矣何其紛紛而不一耶在商書  
 則言常性在周書則言節性在孔子則言性相  
 近在孟子則言性善聖賢立論固已不同下至  
 諸子則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三  
 品佛氏則又以知覺言性然則後世將何所折

西學傳書  
裏耶蓋嘗卽數說而考之性卽理也理無不善  
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  
善不善之所繇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之言  
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  
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  
哉荀揚佛氏則敢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  
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  
理之本然者哉知覺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  
言性也惟韓愈氏生於數子之後獨有得於聖  
賢之意其曰性之品有三則孔子相近之謂也  
所以爲性者五則孟子性善之謂也故其自視  
以爲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  
自比者夫豈無所見而然歟愈之言則善矣然  
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我本朝關  
雒之學發明孔孟不傳之遺旨曰性卽理也天  
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人生氣稟理  
有善惡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地之性存焉然後聖賢之意坦然明白而諸子

異端始無所容其喙矣

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之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者舉不足以爲吾之累則心之虛靈澹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

自功利之說勝而王道始不行於後世夫功利之所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以其迂濶而不切事情也孟子生於戰國之世告齊梁之君非王道不言而言王若易然何也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卽是理而行之三綱旣正九疇旣叙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初豈有甚高難行之事亦曷嘗無朝夕

可冀之功哉。謂王道爲迂濶而惟功利之從，則曰兵可強也，國可富也，縱橫變詐，崎嶇險側，咈人心，逆天理，君臣父子之間，且不能以相保，而又何以固吾國家？然則立至之效，乃速亡之兆也。湯武以仁義而王，戰國以功利而亡，此萬世之龜鑑也。然天下皆知尊湯武而不免於蹈戰國之覆轍者，則其識見之卑，趨嚮之謬，而不自覺也。若昔聖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推明古先帝王之事業而載之，方策大綱，小紀本數，未度炳然日星之易見也。今乃指爲迂濶而莫之議，故自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繇此其故也歟。

天下國家皆明也。曰明明德，曰治，曰齊，新之也。身心意皆德也。曰修，曰正，曰誠，明之也。此言物有本末，當先德而後民，當先自明而後明明德於天下也。以至於誠意，皆曰欲者求其德之事也。曰致知，曰格物者，知止之事也。此言事有終始，當先知而後有得也。旣曰先德後民矣，則先



知後慮之事當先施於自明其德而及於民焉  
是則知所先後也已

象形未成何變何化也成之後迭為消長變化  
之機繇是見焉此以上言有天地乾坤貴賤剛  
柔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必有乾坤而後  
貴賤剛柔吉凶之體始具有貴賤剛柔吉凶而  
後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於變化此生生  
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不已也

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反智者義  
之極仁者舒之始禮者舒之極義者歛之始智  
者歛之極而為智湛然虛靜淵然深識者與五  
行一日水五事一日貌貌曰恭恭作肅貌之恭  
而能為心之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  
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為入道之始  
水所以為五行之本也

催科辨

客有問於余曰催科之事子之所不屑為乎曰  
非也曰子之拙於催科何也曰非不屑為也有

不得爲者有不忍爲者有不當爲者有不可爲者曰其詳可得聞乎曰催科之法要當任之專信之篤而後事可辦也臨川之財賦所見催者有開禧三年之舊苗有開禧二年之舊稅有嘉定元年之新稅舊者額已少而難催新者額尚多而易催今州郡以其舊者縣催而縣納以其新者縣催而州納縣催而縣納者則有縣吏主人有手力督之朝以至則朝以納夕以至則夕以納彼戶長者天下之頑民也退有所畏進無所阻故不容於不納也故舊苗舊稅之在縣者比之舊年增多萬餘貫新稅則不然催於縣而納於州縣不過出文引以示之而已其納於州也聽戶長之自納而已既無人以督之而州吏頽頽日未申而已歸矣戶長既無所畏而反有所阻宜其不能無欠也縣之申於州者不知其爲狀也請於州者不知其幾語矣漠然若無聞焉此所謂不得爲者也曰舊苗舊稅亦有二三萬之欠子得爲之矣而不爲何也曰不敢爲也

今之苗稅之數皆經界已後之總數也自經界之時已有不可耕不可栽之名經界之後又有逃亡走絕沙埋落港之數又有撥入州縣學慈幼院而不輸於州者苗稅之額徒在而苗稅之實則無也吾豈不能峻其期限嚴其箠楚而使之納願恐保正戶長不堪其苦懦者則買田廬鬻妻子以償之强者則執平民之產去稅存者以誣之蚩蚩之氓君以為天國以為本戕其天賦其本吾不忍為也曰是則然矣子之所謂不

當為不可為者何也曰古之取民者非得已也故當量其地度其力以為之征歛而亦未嘗不立為一定之法也故近郊十一遠郊十二十一十二之外一毫不妄取也今則不然苗錢舊若干今則增為若干矣稅錢每疋若干去年則增為若干今又增為若干矣夫民至愚而神若昏而明惟有以得其心而後有以得其財顧其往年之所納不至若是多也則方讐嫉之不暇而孰肯樂輸乎此端一啓後之人又將有求多於

此者矣。今乃併其所謂增之數立爲數萬之額以責其促辦是則所不當爲也。縣之財賦縣令不辦當罪其令不應取而歸之於州猶州之不辦總領轉運未嘗取而自催也。自前太守取而歸之州也非州郡之體去歲賢太守下車之初慨然舉而歸之於縣然猶不盡歸者其不盡歸何非幙府之願非胥吏之便也。蓋苗稅有所謂事例錢者縣得之則以修廨舍造器用供過客宴同官呈比錢者縣吏得之則以活其家故歸

之於州則縣皆不得與而幙府胥吏得之矣。故不盡歸猶不足以快其意也。故於新稅特爲遲緩要阻以幸其虧之多及其折苗之將起也乃求一妄男子作爲白劄以言縣之不辦庶幾太守聽信復歸而舉之於州也。不然則此劄胡爲不發於去冬而發於折苗之將起乎。嗟夫險矣哉。吾老矣無所望於世又孰能受屈於此曹是則不可爲也矣。予豈不屑爲哉。予不得已也。作催科辯。

不從宇文辭

諸公皆以榦從宇文之去爲是不從爲非因以  
辯之榦自信陽得疾幾至不救吳宣撫諭令解  
帥幕之職從宣慕之招榦以病辭得歸養病今  
病未瘳而復從宇文之行其誼安在宇文始欲  
以帥幕辭之矣復改正宣撫復欲以宣慕見招  
若從之行是辭卑居尊義尤不安况興兵動衆  
國之大事以身許人亦非小節要當斟酌可否  
豈宜見利則趨若外言體國內實規利不量才

力冒當重責雖曰體國而實誤國雖欲規利利  
亦何有城南宣幹厥監不遠豈宜冒昧復蹈其  
轍加以十年之僞學爲一日之實材若不力辭  
或至踈脫則小人益得以肆其喙善類將無所  
容其身不惟榦受其禍而上辱先師下累朋友  
至於彼時又將以不合輕去而見責矣去歲夏  
間諸路敗衄論者以鄧宣撫之故皆謂道學首  
唱兵端若非廟堂察其本末力排異論吾輩皆  
已不免矣况又敢以其身誤國以規利乎劉韜

仲從鄧公之招今議者皆非之韓不從宇文之  
招議者又非之然則將如何而可古之君子出  
處去就如陰陽四時各當其可今之君子各削  
其半有出無處有就無去如有陰無陽有秋冬  
無春夏古之君子一出一處各適其中不幸而  
過寧過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  
過於出則利焉而已矣然則不從宇文之招未  
見其爲不可也曰然則子之從吳公之招可乎  
曰吳公榦之故人帥幕非主兵之職然予亦已  
悔之矣豈敢逃復而不反乎

易說

警學謂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則是虛也程子以  
爻爲人以位爲時則實有是事矣以爲虛則觀  
象玩辭者何以爲體驗持守之要乎觀上文及  
其貫之萬事一理之語則理定既貫以下皆指  
深於學易者而言理卽體也用卽事也理之爲  
體雖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爲用雖本虛而應  
乃有迹稽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

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無形之可見非本無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乎程子之說與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則皆推說耳

漢陽禁約官屬違法出界

畔官離次夏書所戒竟外之交春秋譏之本軍距鄂州雖一葦可航然係是別郡自有疆界守土之臣自當各守其土其他官僚不應差出者

雖本界地分亦不應輒出可以差出者亦須公事有文移方許出界國家成法具存官吏所當遵守今來本軍官屬動輒往來鄂州不以爲怪甚至郡守亦或一往竊詳其意不過欲奔走諸臺以求知己其次則謁親舊事宴游抑不思事上之禮以奉法守職爲先若失職違法乃監司之所當按治又何以望其知己輕棄職守違蔑典憲事體非輕帖諸廳今後不請輒違法出界仍勝客位

愚謂宋儒多係外局蓋甘足踏實地自不得轉內

陳子

諱孔碩字庸仲侯官人學者稱為北山先生

周子論

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行未嘗及易也夫子沒門人各以所聞傳道於四方者其流或小差獨魯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沒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煥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

今之人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劉雲莊論

自文公歿且十載公力扶道統以身任之同朝真德秀李道傳獨知尊敬慕用文公之學質疑請益公寔啓之後公在史院闕前史官所為楊時傳贊知永嘉諸公有異論慮其流傳足以害道亟取而更定之人各為時推本孟子性善之



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自崇寧大觀以後名望益重號龜山先生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同郡羅繪實傳其學繪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公推明文公道統之傳載之史傳昭示來世使後之學者知所考據衛道之意嚴矣

北山自贊

士當以聖賢自期學先以仁義爲正愚蓋有志焉而力莫能稱也佩三先生之教言奉家大人之遺訓惟黽勉以從事或庶幾其有進

朱晦菴答北山書

所論詩序之疑舊嘗有此論而朋友多不謂然亦不能與之力爭姑著吾說以俟後之知者而已關雎序文之失固然論語之意亦謂其樂得淑女也不過而爲淫其哀夫不得也不過而爲傷正如詩義之謂耳但序者不曉乃折哀樂淫傷爲四事而所謂傷善之心者尤爲無理是則下可不察也然此等處姑默識之不須遽與人辯今人耳學都不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

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文爲傳註障礙若非  
理明義精卒難抉擇不知且讀論孟大學中庸  
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翫味尋繹目下  
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  
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心身全無工夫所  
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  
於義理知所抉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  
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  
不能徧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

細事

又

來書云今且反覆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  
有所奪未見其効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  
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  
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  
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  
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  
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目合眼如上偶人然後謂

之涇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設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口用間羞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絕然其爲失中則均然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又

累書喻及教道曲折甚善此傳丞便來雖不得書傳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詭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靈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

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挾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得何如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覆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喻則老老與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久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

受之說不得不立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意也大學近脩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今人不平然亦甚不笑也向來辯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慊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爲之所以召怨而起鬪也

又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

工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  
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  
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  
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  
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  
絜矩更無可疑且更詳味須破得舊說方立得  
新說不然只是看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語也近  
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  
打過何況更要他更將已曉會得處復玩味言  
外別見新意決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  
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  
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  
索性理會教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西銘  
後題是去年未離家時所題後來不能去得然  
此是道理所係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仁  
仲所說因書報及謾欲知耳所聞不必置辯今  
時流俗例爲此說乃是自見道理不明纔有此  
說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白圭之治水

陳子  
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之  
辯耶釋奠儀政和五禮中陳設行事兩條中有  
自相牴牾處著尊犧尊象尊酌先聖先師不知  
會有此失否向在南康曾有申禮部狀論之頗  
詳今未必有本但細考之可見王伯照本却未  
見有便幸錄寄併所定須知見寄更加參考方  
可刊行也政和禮只首章伸秋下便踈脫舊見  
申明中已改正近寫得一本却是此條如有舊  
願降印本可簡看不然即托人於太常問之也

學記本當作但近日朋黨之論方起着甚來錄  
立此標榜招拳惹踢耶已展者不可縮此却容  
斟酌耳又况韓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處有人  
指笑却恠他不得也

又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  
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効則國治矣故欲  
平天下者必須先有箇本領効驗然後有以爲  
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句  
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論所謂奪其財力使  
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又何以憤然不平  
善心爲之不生之說耶凡此等處皆處心不寧  
靜看書不仔細之病與前日所論釋奠禮文疎  
略處大抵略相似更宜深以爲戒讀書別無法  
只要耐煩子細是第一義也

又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  
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  
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  
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  
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  
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  
須偷些少工夫看些少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  
道理乃可以培植本源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陳子

諱淳字升卿龍溪人學者稱爲北溪先生

命猶令也如尊命台命之類天無言做如何命

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  
便生那物命令他一般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  
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  
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程子謂不易之謂庸說得固好然於義未盡不  
若文公平嘗之說爲明備蓋平常字包得不易  
字意不易字包不得平常字意其實則一箇道  
理而已

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權大  
地之常經是經古今之通義是權

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淮南子曰陽神爲  
魂陰神爲魄魂魄二字正猶精神二字神卽是  
魂精卽是魄魂屬陽爲神魄屬陰爲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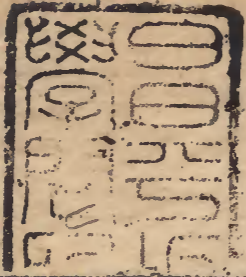
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之氣子孫與祖  
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脉絡相關係尤爲  
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子  
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已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



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  
著實處却都鹵莽了只管胡亂外面祀他鬼神  
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已何相關係假如  
極其誠敬脩其性牢若是正神不散非類必無  
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  
降福之理

古人宗法子孫於祖先亦只是嫡派方承祭祀  
在旁支不敢專祭况祖先之外豈可又招許多  
鬼入來今人家家事禘事佛是少淫祀孔子  
謂非其鬼而祭之誦也今人誦祀鬼神不過只  
是要必求福耳不知何福之有

大夫祭五祀乃是門戶竈行中霤自漢以來以  
井易行古者穴處上為牖取明之處名曰中霤  
只是土神士人又不得兼五祀間舉一兩件在  
士喪禮却有疾病禱于五祀之文而無其祭  
士大夫平日讀書只是要畧知古今事變把來  
做文章使其實聖賢學問精密做工夫處全不  
理會緣是無這一段工夫胸中無定見識但見



他說心說性便爲之竦勤便招服如韓文公白  
樂天資稟甚高但平日亦只是文字詩酒中做  
工夫所以看他亦不破

